

# 李晶談《紅樓夢》海外譯本 癡情譯者 美哉「紅樓」

中國國家圖書館副研究館員、中國紅樓夢學會常務理事李晶日前應人民文學出版社邀請，以「外國人怎麼讀《紅樓夢》」為題，講述了作為中國傳統四大名著之一《紅樓夢》的海外譯本故事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

據李晶介紹，到現在為止《紅樓夢》的外語翻譯一共有20多種，加上我們國家的少數民族語言，一共翻譯成30多種語言。亞洲語言裡翻譯過《紅樓夢》的一共有7種，有韓文、日文、越南文、泰文、緬甸文、阿拉伯文和馬來文。歐洲語言當中翻譯過《紅樓夢》的有羅馬尼亞文、匈牙利文、希臘文、捷克文、斯洛伐克文、俄文——俄文也是西方語言當中第一個出現《紅樓夢》全譯文的語言——後面有意大利文、荷蘭文、德文、西班牙文、保加利亞文、瑞典文、法文和英文。還有一種譯本比較特殊，來自一種人工語言，而非自然形成的語言，那就是「世界語」。世界語也有一個《紅樓夢》的節譯本。

## 資深「紅迷」遍佈世界

李晶說，最早翻譯《紅樓夢》的人並非來自近鄰日韓，而是來自西方。「當時有很多到中國工作的西方外交官、傳教士，中西文學和文化的交流開始得非常早，而且他們用功之深，遠超一般人想像。……因為教材收錄的一定是最好的文學作品，所以《紅樓夢》最早出現在中文教材裡，最早讀《紅樓夢》的老外是為了學中文。」

有一本1816年出版的名為《中文對話與單句》的教材，作者是英國翻譯家馬禮遜，裡面就選譯了《紅樓夢》第三十一回中寶玉和襲人的兩段對話。早在1812年，馬禮遜就翻譯過第四回的「葫蘆僧判葫蘆蘆」，只是譯文並沒有公開發表，而是附在書信中寄給了他在英國的朋友。可見，除了工作的緣故，馬禮遜還很可能是一個資深書粉。

1929年出版的，由哥倫比亞大學教授、華裔學者王際真翻譯的節譯本也是一個比較重要的版本。這個版本的翻譯書名是Dream of the

Red Chamber，這也是目前為止，能夠看到的普及程度最多的《紅樓夢》譯名。1958年，王際真的節譯本推出了增訂版，其中添加了英國漢學家阿瑟·韋利（Arthur Waley）撰寫的序言。他在序言裡面高度評價了《紅樓夢》：「《紅樓夢》或許是中國第一部現實主義長篇小說，它不同於一般的歷史小說，而是整個封建社會的一個縮影，它的內容富有叛逆性，是作者的生活和經歷的藝術再現。」

李晶表示，如同我們大量翻譯英文、日文、法文、西班牙文作品，以從中了解歐洲文化、日本文化等一樣，《紅樓夢》的譯介也是中國文化對世界文化的貢獻。因為王際真的版本語言特別生動流暢，在英文世界流傳相當廣泛，到現在為止，依然有很多大學老師把它作為漢語教材使用。

## 《紅樓夢》譯者「至死方休」

「《紅樓夢》的譯者，往往一旦開始，就不再做別的事情，一生一世只對這一本書，可以說是『至死方休』，一直在修訂自己的譯文，到晚年翻譯不動了才停。」李晶說，翻譯《紅樓夢》的譯者特別苦命，他們首先要選擇一個自己認為比較負責任的版本。這真沒什麼好辦法，因為他們覺得哪個本子都不是特別滿意。而且早年他們開始翻譯的時候，像俞校本可能還沒有流傳那麼廣，「新校本」還沒有出版，他們只能自己動手縫縫補補打造一個新的本子。可以這麼說，除了不同的翻譯語言的差異之外，據李晶到現在為止看到的資料，差不多每種語言的每一個譯本，底本多多少少都有些不一樣。

李晶說，最下功夫的是日本翻譯家伊藤漱平，第一版出版於1958至1960年，之後又修訂和重譯大致五次，直到晚年。他在日譯本的開

頭寫：

「開談不說《紅樓夢》，讀盡詩書是枉然。」

有的《紅樓夢》愛好者不僅翻譯，還寫「同人文」。日本譯者飯塚郎年輕的時候，把《紅樓夢》裡的主要人物形象提取出來，按照現代小說的形式，編譯了一部《私版紅樓夢》。幾十年後，他大概覺得改寫版不算盡善盡美，索性又把《紅樓夢》程乙本120回全文翻譯了一遍，堪稱「真愛粉」。

上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初，堪稱《紅樓夢》走向世界的黃金時代。據當時法國一位著名漢學家雷威安統計：1978年，楊憲益和戴乃迭的英譯本第一卷、第二卷出版，1980年第三卷出版；霍克思翻譯的三卷英譯本，分別於1973年、1977年、1980年出版；1981年，法文全譯本出版。1981年年底，法國《快報》周刊發表評論：「全文譯出中國古典名著中最華美、最動人的這一巨著，無疑是1981年法國文學界的一件大事……填補了長達兩個世紀的令人痛心的空白，人們就好像突然發現了塞萬提斯和莎士比亞。」

在法國讀者眼中，來自中國的曹雪芹可與莎士比亞並論。



畫家孫溫（清）筆下的《紅樓夢》一景。網上圖片



李治華雅歌合譯法文版《紅樓夢》上下卷

## 「林妹妹」是「黑色的玉石」

英文世界中的「林妹妹」究竟是什麼樣？學術界之前對《紅樓夢》裡人物的譯名有一些爭議。1929年的王際真節譯本《紅樓夢》裡，將黛玉的名字翻譯成音譯和意譯兩種，音譯Dai-yu和Tai-yu不必說，意譯則是Black Jade（黑色的玉石）。李晶表示，一些學者對此提出質疑，但目前我們所看到的不同譯本和工具書中，黛玉的這個譯名一直是音譯Daiyu，或者早期的Tai-yu和意譯Black Jade並行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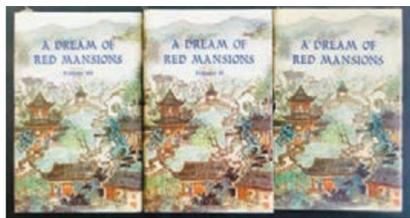
1980年前後，美國漢學家魏斐德（Frederic Wakeman）在美國主流文化媒體《紐約書評》上發表一篇關於《紅樓夢》的長文〈紅樓天才〉，這篇長文是針對「霍譯本」前兩卷的譯評。魏斐德在文章中說：黛玉是「一位任性的、孤芳自賞的、才華橫溢的美人」。

美國萊斯大學的網頁上提到林黛玉，評價她「有才華、漂亮、苗條、不太健康、多疑、愛

嫉妒，是陰性的人物，是寶玉的『女朋友』」。紐約大學的網頁上寫到，林黛玉是「寶玉最親近的表妹，也是他鍾情的首要對象。她很瘦很病弱，但是美得超凡脫俗……她情感脆弱，容易嫉妒，不過卻是一位極有才華的詩人和音樂家。」

為什麼說是音樂家？李晶說，後四十回中有林妹妹撫琴的情節，既然會彈古琴、懂琴譜，那麼說她是音樂家也說得過去。

從這些例子中都可以看出，英文視野當中，林黛玉的形象雖然不像在中文世界裡那麼讓人傾心，但也比較客觀，與原著當中的身份、性格、外表和才華基本一致。Black Jade的譯名已經成了約定俗成，為英文讀者普遍接受的一個意譯了。至於英語世界中正式出版的書籍中，將Black Jade作為「黛玉」的意譯，與音譯共同介紹，更是多年來常見的情形。



楊憲益戴乃迭合譯《紅樓夢》精裝三冊



伊藤漱平日文全譯《紅樓夢》三卷本

## 讓推理小說成為藝術 ——讀《長眠不醒》

美國作家愛倫·坡的《莫爾格街兇殺案》一般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先出現的推理小說。後來英國作家柯南·道爾創作時至今日仍舉世知名的福爾摩斯系列，推理小說這一類型逐漸自成一格，加上G·K·卻斯特頓和「推理女王」阿嘉莎·克莉絲蒂等的出現，英國作家將推理小說發揚光大。其後美國的達許·漢密特和本書作者錢德勒加入，他們在廉價雜誌《黑面具》（Black Mask）發表小說，這批廉價小說推翻了英國古典推理小說對美國偵探小說的宰制，開創了「冷硬派」（Hard-boiled）推理小說，成為推理史上有名的「美國革命」。本書《長眠不醒》（或譯《大眼》）被時代雜誌選入「所有時代百部最佳小說」，為錢德勒出版於1939年的第一本長篇小說，他從此一炮而紅，其後再以同一位男主角Philip Marlowe（這本譯本為菲利普·馬洛）寫成了六本長篇作品。一共七本長篇當中不僅沒有劣作，其水準之高更包括了《漫長的告別》這本公認的傑作，讓他成為冷硬派推理小說的一代宗師。成為推理小說的一代宗師已經成就非

凡，但錢德勒更厲害的是，他憑藉書寫推理小說也成為了一位文豪、一位文學大師。  
《長眠不醒》講述私家偵探菲利普·馬洛受斯登伍德老先生委託，去調查一宗勒索案。斯登伍德身家富裕，深居在大宅之中，有兩名美麗的女兒。他曾經是一位威風的將軍，但現在他已風燭殘年，雙腿癱瘓，只能吃很少東西，要靠暖氣活命。這位行將就木的老人「再度」被勒索，收到一封他不認識的人署名的勒索信。馬洛循線追查，竟查到一間書店，之後他要周旋在各有隱瞞的不同人物之中，更遇上數宗謀殺案。撲朔迷離的案情發展，到底誰才是兇手，斯登伍德家到底藏有什麼秘密？

錢德勒的推理小說不像一般的本格派，讀者不會在開始閱讀不久便看到華麗的謎面，例如匪夷所思的密室和不在場證明等。在《長眠不醒》中，謎面就是一宗勒索案，這在非常重視詭計和謎團的本格派中可能完全不吸引。錢德勒的厲害之處在於當這個起初看似平凡的偵探故事發展下去時，故事會變得相當錯綜複雜，人物愈來愈多，但他卻



《長眠不醒》（The Big Sleep）  
作者：雷蒙德·錢德勒  
（Raymond Chandler）  
譯者：盧肖慧  
出版：南海出版公司

他的作品，所以有興趣的讀者千萬不要錯過。

筆者原本想買本書的台灣繁體中文版，因為個人比較喜歡閱讀繁體字和台灣譯者翻譯的版本，可惜台灣版早已絕版，這個南海的版本是偶然之下看到才買入的。一讀之下，發現譯者將本書翻譯得很好，令人賞心悅目。書中一些妙句例如「吹進門廊的冷雨，冰不過她的唇」讀後便深深烙印在腦海裡。而本書亦附有村上春樹所寫的萬字長序，村上著名的錢德勒迷，這序其實是他為日文版《長眠不醒》新譯本所寫的前記。透過這序，讀者會對錢德勒和本書有更深入的認識和了解，所以南海這版本可說是在各方面都做得很好，值得大家收藏。

筆者認為錢德勒的推理小說是一門高雅的藝術，只有極少數的推理作家能達到這高度。無論對推理小說或文學愛好者而言，他的作品都是一道非常難得的風景。

## 書評

文：許信誠

## 簡訊

# 「哈利·波特」進入中國二十周年 近兩萬哈迷線上互動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劉蕊 鄭州報道）2020年是「哈利·波特」系列圖書引進中國的第20個年頭。由人民文學出版社與RDV書店SKP店聯合舉辦的「哈利·波特」讀書之夜活動通過抖音平台舉行，觀看量近五十萬人次，參與互動近兩萬人次。這也是「哈利·波特」讀書之夜活動首次通過網絡舉行。「哈利·波特」系列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引入中國以後，多年持續榮登暢銷書排行榜榜首。2017年，中國國家教育部將「哈利·波特」圖書的第一冊和第七冊列入中國數百萬中小學生必讀叢書。「哈利·波特」魅力何在？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、部編本中小學語文教科書總主編溫儒敏破解了這個「文化現象」。

溫儒敏認為，就故事本身而言，成功的兒童文學，第一要素就是激發孩子們的想像力，而「哈利·波特」完美地做到了這一點。雖然該系列為皇皇巨著，讀完不易，但很多孩子還是蠻有趣味地啃完了，這緣於「哈利·波特」的「奇幻」生成於「現實」之中，和「現實」打成一片，奇幻之中的「合理」與「真實」是這部作品特殊的魅力所在。

就主題而言，「哈利·波特」是多義的，寫到了生、死、愛、恨、貧窮、財富、命運、奮鬥、正義、陰謀、邪惡等等，也寫到了人性的陰暗。閱讀七本書，讀者跟著哈利一塊兒長大，會從最初傾心於奇幻，到逐漸體會人生的複雜，最後和哈利一起面對成人世界。

毫無疑問，「哈利·波特」有教化的意義，甚至有些哲理，不同層次的閱讀都會各有所獲。

就文學性而言，「哈利·波特」的可讀性很強。在書中可以看到許多西方文學經典的元素，從羅馬史詩、希臘神話，到狄更斯小說，某些精彩的故事原型和描寫素材，都創造性地「轉化」為這部小說的組件。作者顯然還借鑒了荷里活電影的某些技巧，包括《魔戒》三部曲、《星球大戰》等電影，更讓這部小說形成雅俗交融的當代藝術特質。

而為了慶祝「哈利·波特」引進中國20周年，人民文學出版社今年將出版原創封面多卷版全部20種、英漢對照版全部7種。其中包括《哈利·波特與魔法石》《哈利·波特與密室》《哈利·波特與阿茲卡班囚徒》的學院版（包括平裝和精裝）、《哈利·波特：電影角色書》（共四本）、《霍格沃茨探險指南》、《神奇動物在哪裡》《神奇動物奇緣》《詩翁彼豆故事集》三本書的全彩繪本、拉文克勞和赫奇帕奇的學院筆記本、《霍格沃茨探險指南》與《哈利·波特聖誕立體書》等。在出版圖書的同時，人文社還計劃舉辦眾多線上慶祝活動，包括搭建「哈利·波特」中文圖書官網、錄製系列播客等。



全國哈迷線上共讀「哈利·波特」。

